紅樓夢/第07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七十三回　痴丫頭誤拾繡春囊　懦小姐不問累金鳳

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，忽聽外面一聲響，不知何物。忙問時，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，塌了屈戌了吊下來。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，自己帶領丫鬟上好，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怡紅院中寶玉正才睡下，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，忽聽有人擊院門。老婆子開了門，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鬟名喚小鵲的。問他什麼事，小鵲不答，直往房內來找寶玉。只見寶玉才睡下，晴雯等猶在床邊坐著，大家頑笑，見他來了，都問：“什麼事，這時候又跑了來作什麼？”小鵲笑向寶玉道：“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。方才我們奶奶這般如此在老爺前說了。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。”說著回身就去了。襲人命留他吃茶，因怕關門，遂一直去了。

這里寶玉聽了，便如孫大圣聽見了緊箍咒一般，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。想來想去，別無他法，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。口內不舛錯，便有他事，也可搪塞一半。想罷，忙披衣起來要讀書。心中又自後悔，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，偏又丟生，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的。如今打算打算，肚子內現可背誦的，不過只有“學”“庸”“二論”是帶注背得出的。至上本《孟子》，就有一半是夾生的，若憑空提一句，斷不能接背的，至”下孟”，就有一大半忘了。算起五經來，因近來作詩，常把《詩經》讀些，雖不甚精闡，還可塞責。別的雖不記得，素日賈政也幸未吩咐過讀的，縱不知，也還不妨。至于古文，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，連“左傳”“國策”“公羊”“谷梁”漢唐等文，不過幾十篇，這幾年竟未曾溫得半篇片語，雖閒時也曾遍閱，不過一時之興，隨看隨忘，未下苦工夫，如何記得。這是斷難塞責的。更有時文八股一道，因平素深惡此道，原非圣賢之制撰，焉能闡發圣賢之微奧，不過作後人餌名釣祿之階。雖賈政當日起身時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，不過偶因見其中或一二股內，或承起之中，有作的或精致，

或流蕩，或游戲，或悲感，稍能動性者，偶一讀之，不過供一時之興趣，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。如今若溫習這個，又恐明日盤詰那個，若溫習那個，又恐盤駁這個。況一夜之功，亦不能全然溫習。因此越添了焦燥。自己讀書不致緊要，卻帶累著一房丫鬟們皆不能睡。襲人麝月晴雯等幾個大的是不用說，在旁剪燭斟茶，那些小的，都困眼朦朧，前仰後合起來。晴雯因罵道：“什麼蹄子們，一個個黑日白夜挺尸挺不夠，偶然一次睡遲了些，就裝出這腔調來了。再這樣，我拿針戳給你們兩下子！”

話猶未了，只聽外間咕咚一聲，急忙看時，原來是一個小丫頭子坐著打盹，一頭撞到壁上了，從夢中驚醒，恰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，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，遂哭央說：“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”眾人都發起笑來。寶玉忙勸道：“饒他去罷，原該叫他們都睡去才是。你們也該替換著睡去。”襲人忙道：“小祖宗，你只顧你的罷。通共這一夜的功夫，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，等過了這一關，由你再張羅別的去，也不算誤了什麼。”寶玉聽他說的懇切，只得又讀。讀了沒有幾句，麝月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，寶玉接茶吃了。因見麝月只穿著短襖，解了裙子，寶玉道：“夜靜了，冷，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。”麝月笑指著書道：“你暫且把我們忘了，把心且略對著他些罷。”

話猶未了，只聽金星玻璃從後房門跑進來，口內喊說：“不好了，一個人從牆上跳下來了！”眾人聽說，忙問在那里，即喝起人來，各處尋找。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，勞費一夜神思，明日也未必妥當，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脫此難，正好忽然逢此一驚，即便生計，向寶玉道：“趁這個机會快裝病，只說唬著了。”此話正中寶玉心怀，因而遂傳起上夜人等來，打著燈籠，各處搜尋，并無蹤跡，都說：“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，風搖的樹枝兒，錯認作人了。”晴雯便道：“別放謅屁！你們查的不嚴，怕得不是，還拿這話來支吾。才剛并不是一個人見的，寶玉和我們出去有事，大家親見的。如今寶玉唬的顏色都變了，滿身發熱，我如今還要上房里取安魂丸藥去。太太問起來，是要回明白的，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。”眾人聽了，嚇的不敢則聲，只得又各處去找。晴雯和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藥，故意鬧的眾人皆知寶玉嚇著了。王夫人聽了，忙命人來看視給藥，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，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園牆上夜的小廝們。于是園內燈籠火把，直鬧了一夜。至五更天，就傳管家男女，命仔細查一查，拷問內外上夜男女等人。賈母聞知寶玉被嚇，細問原由，不敢再隱，只得回明。賈母道：“我必料到有此事。如今各處上夜都不小心，還是小事，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。”當下邢夫人并尤氏等都過來請安，鳳姐及李紈姊妹等皆陪侍，聽賈母如此說，都默無所答。獨探春出位笑道：“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，幾日園內的人比先放肆了許多。先前不過是大家

偷著一時半刻，或夜里坐更時，三四個人聚在一處，或擲骰或鬪牌，小小的頑意，不過為熬困。近來漸次發誕，竟開了賭局，甚至有頭家局主，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輸贏。半月前竟有爭鬪相打之事。”賈母聽了，忙說：“你既知道，為何不早回我們來？”探春道：“我因想著太太事多，且連日不自在，所以沒回。只告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，戒飭過幾次，近日好些。”賈母忙道：“你姑娘家，如何知道這里頭的利害。你自為耍錢常事，不過怕起爭端。殊不知夜間既耍錢，就保不住不吃酒，既吃酒，就免不得門戶任意開鎖。或買東西，尋張覓李，其中夜靜人稀，趨便藏賊引奸引盜，何等事作不出來。況且園內的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系丫頭媳婦們，賢愚混雜，賊盜事小，再有別事，倘略沾帶些，關系不小。這事豈可輕恕。”探春聽說，便默然歸坐。鳳姐雖未大愈，精神因此比常稍減，今見賈母如此說，便忙道：“偏生我又病了。”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四個媳婦到來，當著賈母申飭了一頓。賈母命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，有人出首者賞，隱情不告者罰。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，誰敢徇私，忙至園內傳齊人，一一盤查。雖不免大家賴一回，終不免水落石出。查得大頭家三人，小頭家八人，聚賭者通共二十多人，都帶來見賈母，跪在院內磕響頭求饒。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。原來這三個大頭家，一個就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，一個就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，一個就是迎春之乳母。這是三個為首的，餘者不能多記。賈母便命將骰子牌一并燒毀，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眾人，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，攆出，總不許再入，從者每人二十大板，革去三月月錢，撥入園廁行內。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。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，自己也覺沒趣。迎春在坐，也覺沒意思。黛玉，寶釵，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，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，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：“這個媽媽素日原不頑的，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。求看二姐姐面上，饒他這次罷。”賈母道：“你們不知。大約這些奶子們，一個個仗著奶過哥兒姐兒，原比別人有些体面，他們就生事，比別人更可惡，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。我都是經過的。況且要拿一個作法，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。你們別管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寶釵等聽說，只得罷了。

一時賈母歇晌，大家散出，都知賈母今日生氣，皆不敢各散回家，只得在此暫候。尤氏便往鳳姐處來閒話了一回，因他也不自在，只得往園內尋眾姑嫂閒談。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，也就往園內散散心來。剛至園門前，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，手內拿著個花紅柳綠的東西，低頭一壁瞧著，一壁只管走，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，抬頭看見，方才站住。邢夫人因說：“這痴丫頭，又得了個什麼狗不識兒這麼歡喜？拿來我瞧瞧。”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，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活的一個丫頭。只因他生得体肥面闊，兩只大腳作粗活簡捷爽利，且心性愚頑，一無知識，行事出言，常在規矩之外。賈母因喜歡他爽利便捷，又喜他出言

可以發笑，便起名為“呆大姐”，常悶來便引他取笑一回，毫無避忌，因此又叫他作“痴丫頭”。他縱有失禮之處，見賈母喜歡他，眾人也就不去苛責。這丫頭也得了這個力，若賈母不喚他時，便入園內來頑耍。今日正在園內掏促織，忽在山石背後得了一個五彩繡香囊，其華麗精致，固是可愛，但上面繡的并非花鳥等物，一面卻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盤踞相抱，一面是幾個字。這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，便心下盤算：“敢是兩個妖精打架？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。”左右猜解不來，正要拿去與賈母看，是以笑嘻嘻的一壁看，一壁走，忽見了邢夫人如此說，便笑道：“太太真個說的巧，真個是狗不識呢。太太請瞧一瞧。”說著，便送過去。邢夫人接來一看，嚇得連忙死緊攥住，忙問“你是那里得的？”傻大姐道：“我掏促織兒在山石上揀的。”邢夫人道：“快休告訴一人。這不是好東西，連你也要打死。皆因你素日是傻子，以後再別提起了。”這傻大姐聽了，反嚇的黃了臉，說：“再不敢了。”磕了個頭，呆呆而去。邢夫人回頭看時，都是些女孩兒，不便遞與，自己便塞在袖內，心內十分罕异，揣摩此物從何而至，且不形于聲色，且來至迎春室中。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，自覺無趣，心中不自在，忽報母親來了，遂接入內室。奉茶畢，邢夫人因說道：“你這麼大了，你那奶媽子行此事，你也不說說他。如今別人都好好的，偏咱們的人做出這事來，什麼意思。”迎春低著頭弄衣帶，半晌答道：“我說他兩次，他不聽也無法。況且他是媽媽，只有他說我的，沒有我說他的。”邢夫人道：“胡說！你不好了他原該說，如今他犯了法，你就該拿出小姐的身分來。他敢不從，你就回我去才是。如今直等外人共知，是什麼意思。再者，只他去放頭兒，還恐怕他巧言花語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履作本錢，你這心活面軟，未必不周接他些。若被他騙去，我是一個錢沒有的，看你明日怎麼過節。”迎春不語，只低頭弄衣帶。邢夫人見他這般，因冷笑道：“總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，一對兒赫赫揚揚，璉二爺鳳奶奶，兩口子遮天蓋日，百事周到，竟通共這一個妹子，全不在意。但凡是我身上掉下來的，又有一話說，——只好憑他們罷了。況且你又不是我養的，你雖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，到底是同出一父，也該彼此瞻顧些，也免別人笑話。我想天下的事也難較定，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的，這里探丫頭也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，出身一樣。如今你娘死了，從前看來你兩個的娘，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，你該比探丫頭強才是。怎麼反不及他一半！誰知竟不然，這可不是异事。倒是我一生無兒無女的，一生乾淨，也不能惹人笑話議論為高。”旁邊伺侯的媳婦們便趁机道：“我們的姑娘老實仁德，那里象他們三姑娘伶牙俐齒，會要姊妹們的強。他們明知姐姐這樣，他竟不顧恤一點兒。”邢夫人道：“連他哥哥嫂子還如是，別人又作什麼呢。”一言未了，人回：“璉二奶奶來了。”邢夫人聽了，冷笑兩聲，命人出去說：“請他自去養病，我這里不用他伺候。”接著又有探春的小丫頭來報說：“老太太醒了。”邢夫人方起身前邊來。迎春送至院外方回。繡桔因說道：“如何，前兒我回姑娘，那一個攢珠累絲金鳳竟不知那里去了。回了姑娘，姑娘竟

不問一聲兒。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典了銀子放頭兒的，姑娘不信，只說司棋收著呢。問司棋，司棋雖病著，心里卻明白。我去問他，他說沒有收起來，還在書架上匣內暫放著，預備八月十五日恐怕要戴呢。姑娘就該問老奶奶一聲，只是臉軟怕人惱。如今竟怕無著，明兒要都戴時，獨咱們不戴，是何意思呢。”迎春道：“何用問，自然是他拿去暫時借一肩兒。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，不過一時半晌，仍舊悄悄的送來就完了，誰知他就忘了。今日偏又鬧出來，問他想也無益。”繡桔道：“何曾是忘記！他是試准了姑娘的性格，所以才這樣。如今我有個主意：我竟走到二奶奶房里將此事回了他，或他著人去要，或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賠補。如何？”迎春忙道：“罷，罷，罷，省些事罷。宁可沒有了，又何必生事。”繡桔道：“姑娘怎麼這樣軟弱。都要省起事來，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呢，我竟去的是。”說著便走。迎春便不言語，只好由他。

誰知迎春乳母子媳王住兒媳婦正因他婆婆得了罪，來求迎春去討情，聽他們正說金鳳一事，且不進去。也因素日迎春懦弱，他們都不放在心上。如今見繡桔立意去回鳳姐，估著這事脫不去的，且又有求迎春之事，只得進來，陪笑先向繡桔說：“姑娘，你別去生事。姑娘的金絲鳳，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涂了，輸了幾個錢，沒的撈梢，所以暫借了去。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，因總未撈過本兒來，就遲住了。可巧今兒又不知是誰走了風聲，弄出事來。雖然這樣，到底主子的東西，我們不敢遲誤下，終久是要贖的。如今還要求姑娘看從小兒吃奶的情常，往老太太那邊去討個情面，救出他老人家來才好。”迎春先便說道：“好嫂子，你趁早兒打了這妄想，要等我去說情兒，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。方才連寶姐姐林妹妹大伙兒說情，老太太還不依，何況是我一個人。我自己愧還愧不來，反去討臊去。”繡桔便說：“贖金鳳是一件事，說情是一件事，別絞在一處說。難道姑娘不去說情，你就不贖了不成？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。”王住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，繡桔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，一時臉上過不去，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，乃向繡桔發話道：“姑娘，你別太仗勢了。你滿家子算一算，誰的媽媽奶子不仗著主子哥兒多得些益，偏咱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，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。自從邢姑娘來了，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，這里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，反少了一兩銀子。常時短了這個，少了那個，那不是我們供給？誰又要去？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。算到今日，少說些也有三十兩了。我們這一向的錢，豈不白填了限呢。”繡桔不待說完，便啐了一口，道：“作什麼的白填了三十兩，我且和你算算帳，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？”迎春聽見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，忙止道：“罷，罷，罷。你不能拿了金鳳來，不必牽三扯四亂嚷。我也不要那鳳了。便是太太們問時，我只說丟了，也妨礙不著你什麼的，出去歇息歇息倒好。”一面叫繡桔倒茶來。繡桔又氣又急，因說道：“姑娘雖不怕，我們是作什麼的，把姑娘的東西丟了。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，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。

倘或太太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，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？這還了得！”一行說，一行就哭了。司棋聽不過，只得勉強過來，幫著繡桔問著那媳婦。迎春勸止不住，自拿了一本《太上感應篇》來看。

三人正沒開交，可巧寶釵，黛玉，寶琴，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，都約來安慰他。走至院中，聽得兩三個人較口。探春從紗窗內一看，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，若有不聞之狀。探春也笑了。小丫鬟們忙打起帘子，報道：“姑娘們來了。”迎春方放下書起身。那媳婦見有人來，且又有探春在內，不勸而自止了，遂趁便要去。探春坐下，便問：“才剛誰在這里說話？倒象拌嘴似的。”迎春笑道：“沒有說什麼，左不過是他們小題大作罷了。何必問他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才聽見什麼‘金鳳’，又是什麼‘沒有錢只和我們奴才要’，誰和奴才要錢了？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了不成？難道姐姐不是和我們一樣有月錢的，一樣有用度不成？”司棋繡桔道：“姑娘說的是了。姑娘們都是一樣的，那一位姑娘的錢不是由著奶奶媽媽們使，連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是算帳，不過要東西只說得一聲兒。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過了頭兒，他賠出許多來了。究竟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姐姐既沒有和他要，必定是我們或者和他們要了不成！你叫他進來，我倒要問問他。”迎春笑道：“這話又可笑。你們又無沾礙，何得帶累于他。”探春笑道：“這倒不然。我和姐姐一樣，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，他說姐姐就是說我。我那邊的人有怨我的，姐姐聽見也即同怨姐姐是一理。咱們是主子，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，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，也是有的事。但不知金累絲鳳因何又夾在里頭？”那王住兒媳婦生恐繡桔等告出他來，遂忙進來用話掩飾。探春深知其意，因笑道：“你們所以糊涂。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，趁此求求二奶奶，把方才的錢尚未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了就完了。比不得沒鬧出來，大家都藏著留臉面，如今既是沒了臉，趁此時縱有十個罪，也只一人受罰，沒有砍兩顆頭的理。你依我，竟是和二奶奶說說。在這里大聲小氣，如何使得。”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，也無可賴了，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。探春笑道：“我不聽見便罷，既聽見，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。”誰知探春早使個眼色與待書出去了。

這里正說話，忽見平兒進來。寶琴拍手笑說道：“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？”黛玉笑道：“這倒不是道家玄術，倒是用兵最精的，所謂‘守如處女，脫如狡兔’，出其不備之妙策也。”二人取笑。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，令其不可，遂以別話岔開。探春見平兒來了，遂問：“你奶奶可好些了？真是病糊涂了，事事都不在心上，叫我們受這樣的委曲。”平兒忙道：“姑娘怎麼委曲？誰敢給姑娘氣受，姑娘快吩咐我。”當時住兒媳婦兒方慌了手腳，遂上來赶著平兒叫”姑娘坐下，讓我說原故請聽。”平兒正色

道：“姑娘這里說話，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禮！你但凡知禮，只該在外頭伺候。不叫你進不來的地方，幾曾有外頭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們房里來的例。”繡桔道：“你不知我們這屋里是沒禮的，誰愛來就來。”平兒道：“都是你們的不是。姑娘好性兒，你們就該打出去，然後再回太太去才是。”王住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，紅了臉方退出去。探春接著道：“我且告訴你，若是別人得罪了我，倒還罷了。如今那住兒媳婦和他婆婆仗著是媽媽，又瞅著二姐姐好性兒，如此這般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，而且還捏造假帳妙算，威逼著還要去討情，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里大嚷大叫，二姐姐竟不能轄治，所以我看不過，才請你來問一聲：還是他原是天外的人，不知道理？還是誰主使他如此，先把二姐姐制伏，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？”平兒忙陪笑道：“姑娘怎麼今日說這話出來？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！”探春冷笑道：“俗語說的，‘物傷其類’，‘齒竭唇亡’，我自然有些驚心。”平兒道：“若論此事，還不是大事，极好處置。但他現是姑娘的奶嫂，据姑娘怎麼樣為是？”當下迎春只和寶釵閱”感應篇”故事，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曾聞得，忽見平兒如此說，乃笑道：“問我，我也沒什麼法子。他們的不是，自作自受，我也不能討情，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。至于私自拿去的東西，送來我收下，不送來我也不要了。太太們要問，我可以隱瞞遮飾過去，是他的造化，若瞞不住，我也沒法，沒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，少不得直說。你們若說我好性兒，沒個決斷，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，不使太太們生氣，任憑你們處治，我總不知道。”眾人聽了，都好笑起來。黛玉笑道：“真是‘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’。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，這一家上下若許人，又如何裁治他們。”迎春笑道：“正是。多少男人尚如此，何況我哉。”一語未了，只見又有一個人進來。正不知道是那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